

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

学苑经典文库

学苑出版社

杨衒之 撰 周振甫 释译
〔北魏〕

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

[北魏]杨衒之 撰
周振甫 释译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北魏)杨衒之撰,周振甫释译. -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1.10
(学苑经典文库)
ISBN 7-80060-975-8

I . 洛… II . ①杨… ②周… III . ①佛教史 - 洛阳 - 笔记 - 北魏
(439~534)②寺庙 - 洛阳(历史地名) - 史料③洛阳伽蓝记 - 注释
IV . B949.2:947.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7753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总编室电话:010 - 68281490
发行部电话:010 - 68279295
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各地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5.75 印张 140 千字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定价:12.00 元

目 录

引言	(1)		
原序	(5)		
卷一 城内	(13)		
永宁寺	建中寺	长秋寺	瑶光寺
景乐寺	昭仪尼寺	胡统寺	修梵寺
景林寺			
卷二 城东	(50)		
明悬尼寺	龙华寺	瓔珞寺	宗圣寺
崇真寺	魏昌尼寺	景兴尼寺	庄严寺
秦太上君寺	正始寺	平等寺	景宁寺
卷三 城南	(88)		
景明寺	大统寺	秦太上公寺	报德寺
正觉寺	龙华寺	菩提寺	高阳王寺
崇虚寺			
卷四 城西	(113)		
冲觉寺	宣忠寺	王典御寺	白马寺
宝光寺	法云寺	开善寺	追先寺
融觉寺	大觉寺	永明寺	
卷五 城北	(145)		
禅虚寺	凝玄寺	宋云惠生使西域	
京师建制及郭外诸寺			
附录			
年表	(176)		

引言

中华书局的同事冀勤同志把我编集的古典文学论文集《文论散记》，介绍到学苑出版社。在古典文学书难以出版的时候，学苑出版社接受了，还印了三千册，很可感谢。冀勤同志又替学苑出版社约我今译《洛阳伽蓝记》，则以吴若准序称《伽蓝记》“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廷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关，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钜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可是要今译《伽蓝记》，一定要找个善本。

周祖谟先生《洛阳伽蓝记校释》自序说：“这部书流传至今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了，但始终缺乏一个善本。现在流行的几种刻本都有错字脱文，必须参校各本才能读得下来。根据刘知几《史通》所说，我们知道原书本有正文、子注之分，现在的刻本都连写在一起，不贯通全书文例，很不容易分辨。”周祖谟先生的校勘，既校了流行的几种刻本的错字脱文，又校了几种引了《伽蓝记》的书，像他在《自序》里说的，引了《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酉阳杂俎》、《绀珠集》、《类说》、《元河南志》及《永乐大典》等书。周祖谟先生引了这些引用《伽蓝记》原文的书，明瞭了《伽蓝记》怎样分正文、子注的体例，因此作了正文、子注的分别。正文顶格排，子注低一格排。因此，周祖谟先生的校勘，不仅校了几种刻本的错字脱文，还校了几种引了《伽蓝记》原文的书，是最好的善本了。这个善本，正好引为今译了。除引了这个善本，对于周祖谟先生的校

勘记，既有周先生的书，就不必引了。对于周祖謨先生的释，有的地方周先生认为不必释的，如原序开头的“三坟五典”及“九流”，我都注了。对于原序“永熙多难，皇舆迁邺”，周先生注“元魏孝武帝（元修）于永熙三年七月为斛斯椿所迫，西出于长安。十月孝静帝（元善见）即位，北迁于邺”。这样注，对于多难只讲到一难。这里不提高欢、宇文泰。我的注提到了当时的战乱。这说明我的注比较详一些。再像卷五记宋云去印度求经时，周先生引了法显《行传》，又引了玄奘《西域记》，极为丰富，我只引了一个人的，比较简单。这说明在注释的详略上，我和周先生不同。

在今译中有几个地方和周先生的注释不同，可能是我的看法不正确，也不妨谈谈。在卷一瑶光寺，周先生《校释》五四页末行称“凡四殿”，可上文倒三行称“钓台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龙殿”，只有三殿，缺一殿。原来上文称“台东有宣慈观”，他把宣慈观也作为一殿，合称四殿。这个注可有可无，周先生可以不注。卷一景林寺，周先生《校释》六八页“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题云‘苗范之碑’。”下注《水经注》云：“天渊池南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中所立也。”则前“魏明帝”当作“魏〔文〕（明）帝”。下文“魏明英才”，亦当作“魏〔文〕（明）英才”，即改“明”为“文”，则与下“公干、仲宣，为其羽翼”相合矣。今不改，岂杨衒之亦不知作“明”之误而纠正之乎？卷四“阜财里内有开善寺”，周先生《校释》一六九页倒数三行作“凡见礼敬如此比”，注：“原作‘如亲比’”。“礼敬”指萧衍敬元略，“此”亦指萧衍敬元略，则此语不成比。注以“此”为“亲”，始可以相比。则原可以相比的，改成不成比了。卷四永明寺，周先生《校释》一七六页五行“景皓者，河州刺史陈留庄王祚之子”，这里讲“陈留王祚之子”就可以了，何以加一“庄”字？按《北史》卷十五《魏诸宗室传》：“初，建以子罪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听祚袭公，其王爵不轻与，求更议，诏从之。”祚先失

王爵，称公，所以称庄即庄公，后来又袭王爵，所以称“陈留庄王祚之子”。又卷五“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段，周先生《校释》二〇六页倒二行“时曼坻入山来归”。按当作“未归”，故太子所生一男一女施与婆罗门为奴婢。曼坻为太子妻，使曼坻来归，必不肯将已生之一男一女施与婆罗门为奴婢，因此这“来”字似当作“未”字。

又卷三崇虚寺，周先生《校释》第一四一页作“崇虚寺，在城西”，注称“本卷所记皆洛阳城南寺宇，此云城西不合，疑西字下脱南字。即汉之濯龙园也。”后面的注说：“案汉之濯龙园近北宫，见《后汉书·百官志》注，当在城内。崇虚寺若在城外，则不得为汉之濯龙园故址。衡之所记盖误。”后面的注否定了前面的注，即作“在城西南”也不合。不如去掉“疑西字下脱南字”，与后面的注释合。

又周祖漠先生于原序前序杨衒之传亦可引用，云：“案《历代三宝记》卷九云：‘《洛阳地伽蓝记》五卷，期城郡太守杨衒之撰。’《大唐内典录》卷四亦作‘期城郡守’。又《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法支传》云：‘期城郡守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五卷。’《法苑珠林》卷一百《传记篇·杂集部》云：‘《洛阳地伽蓝记》一部五卷，元魏邺都期城郡守杨衒之撰。’《广弘明集》卷六云：‘阳衒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废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据是可知衒之为北平（今河北省完县东北）人，其姓书作阳，又与《历代三宝记》等及本书不合。”其仕履可知者有四：曰奉朝请，曰期城郡太守，曰抚军府司马，曰秘书监。后魏永安中，为奉朝请。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苗茨堂读苗茨碑。衒之因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众咸称善，以为得其旨归。时衒之为奉朝请，见本书卷一建春门条。后出为期城郡太守，见《历代三宝记·伽蓝记》原序：“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因撰《洛阳伽蓝记》，自称抚军府司马。元魏末年为秘书监，见《广弘明集》卷六。“又《广弘明集》卷六称衒之既撰此记，后上书

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以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此鉴于当时佛教污秽杂乱，祸国殃民，故发崇有黜邪之论。《广弘明集》以其多排斥佛法之言，故列于《王臣滞惑篇》，然读衍之是书者，不可不知其言行也。惜其全文已佚，不可复睹矣。”

洛阳伽蓝记原序

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

《三坟》《五典》之说^①，九流百氏之言^②，并理在人区^③，而义兼天外^④。至于一乘二谛之原^⑤，三明六通之旨^⑥，西域备详^⑦，东土靡记^⑧。自项日感梦，满月流光^⑨，阳门饰豪眉之像^⑩，夜台图绀发之形^⑪。尔来奔竞，其风遂广。至晋永嘉^⑫，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⑬，光宅嵩洛^⑭，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⑮；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⑯，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⑰，竞摹山中之影^⑱。金刹与灵台比高^⑲，广殿共阿房等壮^⑳，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㉑！

[今译]《三坟》《五典》的说法，众派诸子的语言，都是道理在人世，而意义兼及世外。至于佛说一乘、二谛的源头，三明、六通的宗旨，在西域完备详细，在东土没有记载。自从项上日光，感动梦境，圆满的月色，流布光彩，开阳门上装饰着秀眉的像，显节陵上画着青发的貌。从此奔走竞争，它的风气遂盛。到晋朝永嘉年间，至有寺庙四十二座。到大魏接受河图，在嵩山洛水间定居，至诚信奉的更多，佛教越发兴盛。王侯贵臣，抛弃象和马像脱掉鞋子，百姓豪家，舍弃资财像遗弃踪迹。因此庙宇像栉齿那样相并，宝塔相对罗列，争着写从天上下来的姿态，竟相摹仿庐山中的形影。庙宇同汉的

陵云台比高，广阔的正殿同秦的阿房宫一样壮丽，岂只是木上披着绣衣、土上披着红紫罢了啊！

〔注释〕

①《三坟》：记伏羲、神农、黄帝的书。《五典》：记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的书。

②九流：指九种学派，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各种流派。百氏：指诸子。 ③人区：指人世。 ④天外：指世外。

⑤一乘：佛教术语，指佛教如车乘，能载众生到涅槃岸，称一乘法。二谛：佛法分俗谛、真谛。对俗人说法用俗谛，如劝忠劝孝等。讲出世用真谛。 ⑥三明：佛教称三明，指过去宿命明，未来天眼明，现在漏尽明。漏指放逸失道说。六通：指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 ⑦西域：包括印度等地，讲一乘二谛，三明六通。 ⑧东土：指中国，讲《三坟》《五典》，诸子百家。 ⑨项日：汉明帝梦见佛项有日光。见《牟子理惑论》。满月：佛面如满月。见温子升《大觉寺碑》：“颜如满月。”（《艺文类聚》七十七） ⑩阳门：开阳门。豪眉：长眉。指汉明帝于开阳门上作佛像。 ⑪夜台：指显节陵。绀发：青色发，指佛，汉明帝生前于陵上图佛像。见《牟子理惑论》。 ⑫永嘉：西晋怀帝年号（307—313）。 ⑬皇魏：即大魏。受图：接受河图，比受天命。 ⑭光宅：光大所居。嵩洛：嵩山、洛水，指北魏迁都洛阳。 ⑮象马：象和马，指财产。 ⑯昭提：招提，即寺庙。 ⑰天上之姿：佛遣罗喉罗变形为佛，从空而见真容，于阗王即立寺舍，画佛像。见本书“凝圆寺”条。 ⑲山中之影：庐山法师摹写佛像，见本书“凝圆寺”条。 ⑳金刹：刹指寺庙。《法苑》云：“阿育王取金华金幡悬诸刹上。”灵台：即陵云台，为汉光武所筑，高六丈。见《水经·穀水注》。 ㉑阿房：秦宫殿名，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㉒木衣锦绣，土被朱紫：张衡《西京赋》：“木衣锦绣，土被朱紫。”薛综曰：“言皆采画如锦绣之文章也。”李善曰：“《说文》云：‘绨，厚缯也。’”绨：音梯，厚的丝织品。

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①。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②，余因行役^③，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

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躑躅于九逵^④；农夫耕老，蔬黍于双阙^⑤。《麦秀》之感，非独殷墟^⑥；《黍离》之悲，信哉周室^⑦。京城内外，凡有一千馀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⑧，其中小者，取其祥异，世谛俗事^⑨，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凡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

[今译]到了魏孝武帝永熙年间，魏国多难，首都迁到邺地。许多寺院里的和尚尼姑，也同时迁去。到了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年在丁卯，我因差遣，重新看到洛阳，城和郭都倒塌毁坏，宫殿都颠覆，寺观成灰，庙塔成为空地，墙头上长满蒿艾，巷子里长着荆棘。野兽在荒废的阶石上打洞居住，山鸟在院子里的树上作巢。游走的儿童和放牧的人，在大路上徘徊；农夫和耕种的老人，在宫门前双阙的空地上种黍。《麦秀》的感叹，不独是殷商宫殿成为废墟；《黍离》的悲歌，确实啊像周朝。旧京内外，计有一千多寺庙，今天空荡，钟声听不见。恐怕后世没有流传，所以撰写这篇记。然而庙数最多，不可以周遍写到。现在所记录的，止是大庙，其中小的，取它的异样祥瑞，有世俗或佛教的事，因而记出。先从城内开始，挨次及到城外。用表来排列门的名称，用来记远近。计有五篇。我没有著述的才学，多有遗漏，后来的君子，详写它的阙漏。

[注释]

①暨：音既，至。永熙：魏孝武帝年号，元年为532年。当时魏有尔朱世隆、高欢、宇文泰三种势力互相争斗，故称多难。在531年，尔朱世隆废魏孝庄帝，

立魏节闵帝。532年，高欢大破尔朱天光于邺，至洛阳，杀尔朱氏之党，废节闵帝，立孝武帝。534年，孝武帝奔宇文泰，高欢立孝静帝，称东魏。宇文泰酖杀孝武帝，另立文帝，称西魏。②武定：孝静帝改元武定，为543年，这年三月，高欢、宇文泰战于洛阳，泰虽败退，但洛阳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在537年，高欢进击宇文泰，为泰击败。泰别将攻陷洛阳。洛阳经两次战争，至为残破。武定五年，岁在丁卯：这是547年，洛阳已极残破。③行役：有事出行。

④九逵：《尔雅·释宫》：“九达谓之逵。”指大路，到处可通的。⑤双阙：指宫门前成双的望楼，今宫阙都毁了，所以可以种黍。⑥《麦秀》：殷商的宫殿毁了，在上面种麦，所以作《麦秀》诗来感叹，见《史记·宋微子世家》。⑦《黍离》：周朝大夫看到周朝宫殿毁了，上面种上黍子，因此作了《黍离》诗。见《诗经·王风·黍离》小序。⑧伽蓝：即佛寺。⑨世谛俗事：即世事与佛教事。

太和十七年^①，高祖迁都洛阳，诏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洛阳城门依魏晋旧名。

[今译]北魏太和十七年，北魏高祖决定迁都洛阳，下诏命司空公穆亮营造宫室，洛阳城门依照魏晋旧名。

[注释]

①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十七年为493年。孝文帝后称高祖。他在十七年决定迁都洛阳，命令司空穆亮、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又命青州刺史刘芳、中书舍人常景，造洛阳宫殿门阙名。十九年开始迁都。

东面有三门：

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

汉曰上东门。阮籍诗曰“步出上东门”是也。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

[今译]汉朝叫上东门。阮籍诗说的“步出上东门”就是^①。魏晋叫建春门，高祖因袭而不改。

[注释]

①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魏尉氏(今属河南开封市)人，做过步兵校尉。与嵇康等六人称为竹林七贤。著有《咏怀诗》，上句是《咏怀诗》中的句子。

次南曰东阳门。

汉曰中东门。魏晋曰东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青阳门。

汉曰望京门。魏晋曰清明门，高祖改为青阳门^①。

[注释]

①青阳：《尔雅·释天》：“春为青阳。”《说文》云：“青，东方色也。”“阳，高明也。”

南面有四门：

东头第一门曰开阳门。

初，汉光武迁都洛阳^①，作此门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来在楼上。后琅琊郡开阳县^②上言南门一柱飞去，使来视之，则是也。遂以开阳为名。自魏及晋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今译]当初，汉光武迁都城洛阳，作这个门才成功，没有名称，忽然夜中有柱子自己来到楼上。后来琅琊郡开阳县上书说南门一柱飞

去，让开阳县派人来看，就是的。于是用开阳做名。从魏到晋因袭而不改，高祖也这样。

[注释]

①汉光武(前 6—57)：刘秀，起兵于舂陵，大破王莽军于昆阳，定河北，即帝位，定都洛阳，是为东汉。 ②琅琊郡：即今山东诸城县，治所为开阳县。

次西曰平昌门。

汉曰平门。魏晋曰平昌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阳门。

汉曰小苑门。魏晋曰宣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津阳门。

汉曰津门。魏晋曰津阳门，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门：

南头第一门曰西明门。

汉曰广阳门，魏晋因而不改，高祖改为西明门。

次北曰西阳门。

汉曰雍门，魏晋曰西明门，高祖改为西阳门。

次北曰阊阖门。

汉曰上西门。上有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①。魏晋曰阊阖门，高祖因而不改。

[今译]汉叫上西门。上面有铜的浑天仪，用来观测日月五星转到的度数是否整齐。魏晋叫阊阖门，高祖因袭而不改。

[注释]

①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铜制的浑天仪，用来观测日月五星的度数使整齐。璇是玉。玑指运转。玉衡指玉箫。用玉箫来观察日月五星运动的天度是否整齐。

次北曰承明门。

承明者，高祖所立，当金墉城前东西大道^①。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寺[与]沙门论义，故通此门，而未有名，世人谓之新门，时王公卿士常迎驾于新门。高祖谓御史中尉李彪曰^②：“曹植诗云：‘谒帝承明庐。^③’此门宜以承明为称。”遂名之。

[今译]承明，是高祖所创立的。这门正当金墉城前的东西大路。迁京的开始，宫殿和双阙还没有造成，高祖住在金墉城里。城的西面有王南寺，高祖数次到寺里去同和尚讨论，所以通过这扇门，却没有名称，世人叫它新门。这时王公卿士经常在新门迎接高祖，高祖对御史中尉李彪说：“曹植诗说：‘谒帝承明庐。’这扇门应该用承明做名称。”于是命名承明。

[注释]

①金墉城：魏明帝作，在洛阳西北角。 ②李彪：字道固，卫国（今山东观城县西）人。北魏孝文帝时迁秘书丞。 ③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兄曹丕做了皇帝，很妒忌他。“谒帝承明庐”是曹植《赠白马王彪》诗首句，已有承明之名，是当时已有承明门，则承明之称，亦非始于高祖时了。

北面有二门：

西头曰大夏门。

汉曰夏门。魏晋曰大夏门，〔高祖因而不改。〕宣武帝造三层楼^①，去地二十丈。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门甍栋干云^②。

〔今译〕汉朝叫夏门。魏晋叫大夏门，〔高祖因袭而不改。〕宣武帝造三层楼，离开地面二十丈。洛阳城门楼都是两层，离开地面百尺，只有大夏门屋栋高入云际。

〔注释〕

①宣武帝：北魏孝文帝的第二子，名恪。爱经史，长释氏义。宽以待下。在位十六年崩，谥宣武，庙号世宗。 ②甍：音萌，屋栋。

东头曰广莫门。

汉曰穀门。魏晋曰广莫门，高祖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

〔今译〕汉朝叫穀门。魏晋叫广莫门，高祖因袭而不改。自广莫门以西，到大夏门，宫观相互连接，接到城头上。

门有三道^①，所谓九轨^②。

〔今译〕城门有三条路，就是所谓的九轨。

①三道：城门进去分三条路，中间是官走的路，两旁分左右道，左入右出。三条路用土墙分开，土墙高四尺。 ②九轨：九指多数，轨指车走的路，并不是有九条路，只是三条路。

洛阳伽蓝记卷一

城 内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学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并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